

一号命令

叶兆言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013029952

I247.5
3439

一号命令

叶兆言 著



I247.5
3439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北航

C1635816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一号命令 / 叶兆言著. --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3.5

ISBN 978-7-5399-6150-7

I. ①一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62766号

书 名 一号命令

作 者 叶兆言

责任编辑 黄孝阳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 (<http://www.jswenyi.com>)

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-83670231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5.25

字 数 84千字

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,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150-7

定 价 26.80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小说不是历史，然而有时候，小说就是历史，比历史课本更真实。

目 录

第一章 001

1969年这一年，到处都在挖防空洞，男女老少，只要是能干活的，都为防空洞出过力。挖防空洞已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。

第二章 013

紫曼留下了遗书，遗书上充满了一个女人对丈夫的怨恨。紫曼说赵文麟是一名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国民党军官，说此生嫁给这个男人是最大的不幸，说她为此感到非常后悔。

第三章 025

路以和是他的领导，是他所在军校的副校长，是他的顶头上

司，当然也是他不多的朋友之一。

第四章 037

往事不堪回首，历史可能重演，赵文麟不由地想起1937年。三十年前的一幕幕场景，却像噩梦一样，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

第五章 049

天天和妞妞毕竟是女孩子，听了这样的解释，顿时有种血淋淋的感觉，脸上表情都有一些诧异和惊恐。

第六章 065

她倒好，一撒手去了，害得活人念念不忘。这年头，死又有什么难的，一闭眼一撒手就走了，为什么不能替活人多想想呢。

第七章 079

李叔明说即使是重新回到现场，身处相同的困境，即使明知自己可能被打死，他也绝不可能先开枪，因为他下不了这个手，在与凶残的日本鬼子血战了这么多天以后，他没办法对自己人开枪。

第八章 093

这一战，赵文麟他们终于打出了士气。自抗战以来，作为一名军人，赵文麟和他的战友屡战屡败，却越战越勇。

第九章 105

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，沈介眉注定会是他心头永远的伤痛，而紫曼就成了最好的止痛药，也是最好的忘情水。赵文麟匆匆与她结婚，显然与希望尽快忘掉沈介眉有关。

第十章 119

赵文麟百感交集，说我和叔明这一生中要说死，也不知死过多少回，人生反正是一死，躲得了初一这劫，怕是也过不了十五，因此怎么个死法就没什么大不了。

第十一章 133

那一夜足够疯狂，那一夜惊心动魄，那一夜如鱼之乐水，那一夜的结果，便是有了可爱的女儿天天。到最后，到了最后，他们不可抑制，都爆发了，一阵阵沉重的喘息叹气，终于肆无忌惮，终于不约而同地发出声来。

后记 149

第一章

1969年夏天很热，阳光总是灿烂，眼见到了9月初，天气继续炎热。无数知了在大合唱，此起彼伏非常嘹亮。大白天气温实在太高，仿佛着火一样，热浪逼人，一阵阵扑面而来，手伸出去，所有物品都是热，家具热，锅碗瓢盆热，放出来的自来水也热。嘈杂的蝉声是提示，意味着不会下雨，意味着持续的大晴天，意味着高温预警。黄昏时分，仍然没一点凉意，燥热的空气凝固了，酷暑蹂躏了一个整天，人们在房间里再也待不住，再也熬不下去，迫不及待地都涌到外面去乘凉。大街小巷，先找空地方洒水降温，然后端了各式各样的卧具，长的木椅子，简易的竹床，有人干脆将草席铺水泥地上。天太热，拍扇子的噼里啪啦声不绝于耳。天这么热，蚊子在黑暗中乱撞，一点没见减少。

终于熬到半夜三更，好不容易一阵凉风，刚有点安静，沉寂下来的知了突然发出一两声惊叫，很像一个人从梦中猛醒，又好像一颗流星从夜幕上滑过，眼前一亮，立刻无影无踪。赵文麟坐在一张旧藤椅上，似睡非睡，基本上处于半昏迷状态。整个夏天，酷热难熬的夜晚，他都是这么狼狈度过，半坐半躺，长夜难眠，好像睡着了，又象从未真正进入梦乡。夜晚的宁静会被一些声音无缘无故打破，他听见一个在叽哩咕嘟说着什么的声音，忽高忽低，隐隐约约像在吵架。

这是邻居女孩子妞妞发出的呓语，正在说梦话。她是个刚发育的初一学生，人看上去还很小，一对乳房却特别大，像充了气一样，又结实又饱满，将胸前的衣服高高顶起。男孩子性格，精力出奇旺盛，在大白天，妞妞是不折不扣的孩子王，不但同龄女孩子要听她的话，那些调皮捣蛋，岁数比她大的男孩，也乐意听从她调遣。到晚上，睡着了还不安生，常说梦话，打很响的呼噜。妞妞的呼噜虽然响，却很匀称，很纯净，那是一个女孩子特有的鼾声，一点都不粗鲁。

赵文麟意识到自己已完全清醒，他意识到这一次醒了，就不会再睡着。时间是下半夜，鼾声四起，周围的人

都处于沉睡状态，因为太热，大家光着胳膊，裸着大腿，肆无忌惮地睡在露天。淡淡的月光下，是空地方便睡着人，木床一张接着一张，所谓木床，其实就是将家里的门板拆下，用长凳架起来。往往一家老小紧挨着，挤在一起睡。夜深人静，正是一天中气温相对最低的时候，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梦乡。妞妞的梦话引发一阵混乱，有人被惊醒了，翻身继续睡觉，门板咔咔响了一阵，又是此起彼伏的鼾声。

每当到了这样的时刻，赵文麟便会一阵阵凄凉。不管愿意，还是不愿意，他都会不可避免地想起紫曼。三年前，紫曼写下了一份遗书，在门框上挂了一根绳子，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人世。时间过了整整三年，对亡妻的思念刻骨铭心，一刻也没有消停。对于赵文麟来说，那是一种锥心之痛，只要是半夜里醒来，他的心就会猛地收紧，就会情不自禁地思念到天明。

天刚蒙蒙亮，妞妞的小闹钟突然响起来。刺耳的闹铃声穿过晨曦，惊醒了无数人，也因此招惹了一片骂声。这闹钟连续响过好几天，到时候就会铃声大作，弄得鸡犬不宁，把很多人的美梦吵醒。闹钟声音非常响亮，可是很显然，妞妞还沉浸在黑甜之乡，还准备继续睡下去，她

并没被这刺耳的铃声惊醒。结果便是别人很愤怒，大声喝斥，对她嚷嚷，说时间到了，说姐姐你赶快起床，我们都被闹钟给吵醒了。所有这些都与姐姐仿佛都没什么关系，姐姐继续呼呼大睡，最后还是与她睡在一起的高奶奶将孙女摇醒。

接下来一幕也是赵文麟所熟悉，困意朦胧的姐姐从高奶奶身边坐了起来，揉着眼睛下床，找到了拖鞋，然后去招呼睡在周围的其他小伙伴。正是最好睡的时候，姐姐自己打着哈欠，很认真地把那些她要喊的人都一个个摇醒：

“起来起来，起床的时间到了。”

姐姐绝不会放过一个小伙伴，这么早爬起来，是要去学校挖防空洞。1969年这一年，到处都在挖防空洞，男女老少，只要是能干活的，都为防空洞出过力。挖防空洞已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，墙壁上写着“深挖洞，广积粮，不称霸”的标语，学校连暑假也不放了，考虑到白天太热，怕孩子们干活时中暑，让学生一大早就去学校干活。

孩子们草草地收拾一下，往嘴里胡乱塞些东西，便跑过来喊赵文麟。以姐姐为孩子王的这帮小孩，对赵文麟有一个很奇怪的称呼，都管他叫“赵师傅”。他们大呼

小叫，一口一个赵师傅，让快六十岁的他感到别扭。作为一个过来人，作为一名驰骋疆场很多年的职业军人，赵文麟更习惯别人称自己先生，称自己长官，称自己同志，称自己老大爷，甚至不礼貌地叫老头，唯独不喜欢别人叫他师傅。在当时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，工人的地位达到了历史最高点，叫师傅绝对是对一个人的尊称，可是他一点都不喜欢这个称呼。赵文麟觉得它很有些不伦不类，在解放前，师傅又叫“师父”，不能随便乱叫，必须三叩六拜，黑社会拜码头，小徒弟学本事，求别人传授技艺，才用得到这个称呼。

早在前一天就说好，妞妞要赵文麟去她学校指导已挖得差不多的防空洞。虽然正式升入初中了，因为中学校舍紧张，妞妞这一级的学生还要在原来的小学继续读下去，俗称“戴帽子”，名义上中学生，却仍然要在原来的小学教室里上课。在孩子们心目中，他们身边所熟悉和能见到的唯一军人，也就是这位赵文麟，尽管他已被剥夺了领章和帽徽，还能不能算军人都很可疑。天气太热了，赵文麟上身穿着一件白颜色的老头汗衫，唯一能证明军人身份的标志，也就是穿着那条很旧的黄军裤，但是能有这么一点点军人的痕迹，对天真的孩子们来说，已经足够了。

小学不是很远，很快就到达。赵文麟的三个孩子，曾经在这所学校读过书，如今他们一个个都飞走了，都成了上山下乡的知青，大儿子去了东北，二儿子去了云南，小女儿天天才十五岁，初中刚毕业，去了陕北的延安。看着眼前这些乳臭未干的孩子，赵文麟便不可抑制地想到了天天，自从紫曼离世，他最放不下心的就是这个女儿。事实上，天天比妞妞也大不了多少，根本就还是个孩子，看着两个哥哥走了，她又义无反顾地也闹着要到农村去，而且说走就走，跟谁都没商量。

在以妞妞为首的一帮孩子簇拥下，赵文麟走进了小学的大门，进去走了不远，与另外一帮孩子迎面相撞。他们对他的军人身份显然有所怀疑，一个个脸上露出了不太相信的神情：

“老师傅，你真的是一名解放军吗？”

妞妞老气横秋地代赵文麟回答：“当然是，人家当然是解放军。”

“是解放军为什么没有领章帽徽，为什么腰上没有挎着枪呢？”

妞妞很不屑，说：“你见到的解放军，难道都带枪的？”

妞妞又说：“你以为是在万恶的解放前呀？”

孩子们笑了起来，都觉得妞妞讲得有道理。这时候，一位上了些岁数的女老师走过来。赵文麟很大方地伸出手，女老师怔了一下，也伸出了手。尽管自己的三个孩子都曾在这所学校读书，赵文麟并不认识这位老师，可是从她僵硬的神情看，似乎不太友好，显然是知道他的，显然知道一点他的故事。赵文麟向她解释，说孩子们一定要让他过来看看他们挖的防空洞。女老师十分勉强地敷衍着，说我们这些小同学还都是孩子，当然希望能得到一位真正的解放军同志鼓励。

孩子们围在身边七嘴八舌，一个男孩很当回事地问赵文麟：

“喂，解放军同志，你真和国民党反动派打过仗吗？”

妞妞觉得这样提问很没水平，也很没礼貌，气鼓鼓地说：

“这还用问，人家当然和国民党反动派打过仗。”

孩子们仍然要追问：

“你爬过雪山，走过草地吗？那些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反动派，他们根本就不是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对手，是

不是？”

“这个呢，”赵文麟犹豫了一下，先摇了摇头，又点点头，十分肯定地回答，“他们确实不是共产党的对手。”

先前那个被妞妞抢白的男孩又问：

“那你一共打死过多少国民党反动派？”

赵文麟沉思了一会，很抱歉地说：

“我，我没有和国民党反动派打过仗。”

孩子们非常失望，妞妞的眼睛瞪得很大，女老师不知所措。突然之间很安静，赵文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他知道这时候自己必须赶快说些什么。

赵文麟说：“我打过日本鬼子！”

赵文麟又说：“我还和美帝国主义打过仗！”

孩子们乐了，他们问他究竟是日本鬼子厉害，还是美帝国主义厉害。赵文麟又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孩子们满意，怎么样才能让孩子们高兴，回答说日本鬼子和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，都不算厉害。孩子们对这答案非常满意，想起看过的一部电影《上甘岭》，叽叽喳喳又问开了：

“那你一定上过‘上甘岭’了，上甘岭是不是一座很